

重拳反腐

□ 庞仲明 / 张山 / 编著

— 2003年

十大高官落马纪实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四把刀”捅倒贪官程维高

借佛敛财的副省长——丛福奎

刘克田：为爱女落马的副省长

风流省长李嘉廷的蜕变之路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
——刘方仁

“三贪”副省长王怀忠的自我
毁灭

“银行家”王雪冰的起伏人生



重拳反腐

—— 2003年十大高官落马纪实

□ 庞仲明 / 张山 / 编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拳反腐——2003年十大高官落马纪实/庞仲明,张山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80647-690-3

I.重... II.①庞...②张...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374 号

书 名:重拳反腐——2003年十大高官落马纪实

作 者:庞仲明 张 山

责任编辑:朱光甫 罗 辑

美术编辑:梅家强

版式设计:赵 霞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640mm×960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20 万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5.00 元

ISBN 7-8064-690-3/I·432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736

(江西文艺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3 “四把刀”捅倒贪官程维高
- 35 借佛敛财的副省长——丛福奎
- 81 刘克田：为爱女落马的副省长
- 101 风流省长李嘉廷的蜕变之路
- 151 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刘方仁
- 175 “三贪”副省长王怀忠的自我毁灭
- 223 “银行家”王雪冰的起伏人生
- 267 潘广田：一个无党派高官的沉浮人生
- 285 “三不院长”田凤歧狂敛钱财坠深渊
- 309 麦崇楷：在秋色中沉沦的夕阳



程维高，男，江苏苏州人。1949年被招入常州地委任干事。1959年，任市委秘书。1965年任常州拖拉机厂厂长。1977年任市计委副主任、建设委员会主任。1983年任常州市委书记。1984年2月，任南京市委书记、省委常委。1988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1990年7月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91年4月任河北省省长。1993年1月任河北省委书记。1998年1月在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四把刀”捅倒贪官程维高

程维高出事决非偶然，它是近年来中纪委在河北查处一系列腐败窝案串案、大案要案的必然结果。在2000年5月中纪委厦门走私案专案组从一位名叫丛真的走私犯口中挖出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之后，中纪委“6·25”专案组进驻石家庄。整个河北政坛，仿佛被中纪委掀了个个儿，彻底清洗了一番。河北政界，多少党政官员食之无味，夜不能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被中纪委“双规”的干部，从十几个，到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处级干部不算，仅在法庭上公开亮相的厅级高官就有8位：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省政府办公厅原副主任吴庆五，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省委办公厅原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杨益铭，石家庄市原市长张二辰，省建委原副主任李山林，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而受法纪处分的处级干部，则多达数十个。

河北政坛怎么了？为什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腐败干部？作为对当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负总责的省委一把手，究竟是怎么管理干部的？他自己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他的秘书吴庆五、李真却如此不争气，竟然同时被押上法庭宣判？还有，人们对他的子女经商方面的反映也很多……这些，究竟是谣传还是事实？反正，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对准了程维高——主宰河北10年的“河北王”。

直到2003年8月8日，人们才看清了程维高的真面目。这天，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惊人的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翡翠摆件等一批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人们这才明白,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其主必有其仆。河北政风之差、官场之污浊、贪官污吏之多,正是这位前省长、省委书记管教不严,甚至包庇放纵的结果。自己都钻到钱眼里出不来,哪有心思管别人呢?要管,也是口是心非。

程维高犯事时正好 70 周岁,已从省委书记和省人大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所以中央只得作出一个“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的决定。

程维高出生于江苏苏州,家庭出身非常普通。1949 年,刚刚 16 岁的程维高被招入常州地委。开始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干事,1959 年,他被当时主抓常州工业的市委副书记看中,成为贴身秘书。这位副书记对这位秘书很看重,有意让他到一线多接受些锻炼。1965 年,程维高接到一纸调令,被命去接手常州拖拉机厂,任厂长。到任之初,程维高在办公室里支起了一张床,拿着饭盒和工人一起在食堂吃饭。程维高还规定,除了星期六,所有的中层干部都不准回城,晚上领着大家一起到车间里参加劳动。拖拉机厂刚刚从农具厂脱胎,程维高拉着技术人员一起考察江南水田,硬是在一台日本拖拉机的基础上,制造出第一台适合国情的“东风-12”拖拉机,“东风-12”在中国农村田头

风靡至今,历经三十几年不衰。

程维高也迈过了他仕途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门槛。从1965年到1972年,程维高在拖拉机厂呆了7年。在拖拉机厂的7年奠定了程维高早年的“口碑”。在领导的眼里他成为一名能人。1972年,江苏省提出“上天入地”的工业口号。组织上派他“入地”,即开煤矿。1977年,身陷煤矿的程维高被再次起用,离开了政府机关大院12年后,再次回到了行政岗位。时年,他44岁,已是人到中年。交给他的工作是任市计委副主任、建设委员会主任。

“文革”结束后的常州,和国内其他城市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住房紧张,城建混乱。回城返乡势如潮涌,整个城市应付不及,只得环绕着城区突击建设简易窝棚。缺乏规划的建设使得城市更加拥挤和混乱。程维高想了一个谁也不敢想的办法,集中进行城市规划,在离城几公里外的地方建设居民小区,将集中在市区的人口分散;小区集中施行社区化管理,商店、医院、邮电局、派出所、活动室等设施 and 小区同时修建;政府没有资金,各入住单位根据所需面积分摊筹集。1980年1月,常州市的第一个居民小区花园新村破土动工,一年后,可入住2000户的小区完工。以这种模式修建的小区很快在市民当中成了热门话题。其后一年之中,又有两个居民小区建成。常州住房模式不胫而走,引起了正为住房问题犯愁的高层领导的关注。从1982年起,3年之内,从党的总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先后有十多位中央领导视察常州的居民小区。如此多的高层领导在短时间内视察一个地级市,实属罕见。

程维高一鸣惊人。1983年,他被提拔为常州市委书记。此前的3年,他已经是主管工业和城建的副市长。1984年2月,他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程维高在南京呆了3年,其

间,他将在常州的施政经验带到了省城。在他的任职期内,南京河西最早的大型社区南湖小区建成。他在南京中山东路上修建首批高层建筑,经常亲自跑到工地上,头戴安全帽,问上问下。1987年7月,程维高调离南京。1988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1990年7月任河北省委副书记。1991年4月任河北省省长。1993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98年1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从程维高发迹的经历可以看出,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的确是做出了一番贡献的。而且,他在各方面也严于律己,因而一再得到了组织的信任,被委以重任。

从这些履历上看,程维高的确是一步步从基层干上来的。程维高的“高”,是一步步干出来的,在旁人眼里,他曾经是一位有能力、作风硬的领导干部。然而,到了河北以后,随着职务的到顶、年龄的增大,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他自以为位高权重、在官场历练多年、腐败手法高明,在全国各地的反腐败大潮中始终保持不倒。孰料,2003年是他的不祥之年。与他有着恩怨情仇的四个人,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四把“尖刀”。

第一“刀”: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 对他下了“咒语”

河北省的“廉政风暴”是从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开始的。然而,在丛福奎看来,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他觉得自己并不是河北省最大的贪官,与别的领导相比,他是小巫见大巫,他觉得自己太冤。

丛福奎案件的突出之处,在于他腐败手段的高明。因为他利用了自己信佛以及与女“大师”殷凤珍一起为做佛事拉赞助的机会,在有求于己的私营老板面前,打着佛的旗号,大肆索要钱

财。这种借佛敛财的障眼法，着实蒙蔽过不少人，也增加了中纪委办案的难度。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有高明的猎手对付他。丛福奎最终还是栽倒在以刘丽英为首的中纪委专案组手里。等到穷途末路之际，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手法并不高明。那些现在还在位的高官，比如程维高等，才是真正高明的“老狐狸”，才是让猎手查不到“脚印”的高手。于是，他在“双规”期间，一次次地回忆起程维高等人，并对他们痛骂不已。

丛福奎的问题及其心理活动，他的秘书小徐最清楚不过了。小徐回忆说：“1998年1月，在丛省长办公室，我们聊天，我谈起郭老师（丛妻）要来，丛省长说，你看这房子，她能来吗？她东北人怕热，房子空调得装。我见丛省长没有给钱购买的意思，就问钱找谁解决？丛说找省某某局的朱某。我说，那合适吗？我又自我念叨说，找刘某（丛老乡）吧，刘又没这个能力（生意做得不大，丛也只帮了些小忙）。又过了几天，在北京三环路一个公园散步，丛说，空调得多安几台，老郭怕热；不行了，就让王某出钱。我说，空调得三四万。丛说，家具也得给钱，那你找王要5万吧。”

这位王某是广东人，30出头，深圳某投资公司董事长，在河北唐山有投资项目，还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了取得丛的支持并表示对丛的感谢，他先后向丛福奎奉上人民币200余万元。王在中纪委交代说：“大约是1998年初，丛福奎的秘书小徐带我去河北省的省长楼（省级干部住宅楼）。门口有武警站岗。丛就住在三楼某室。小徐指着这幢大楼说，这是某老板的，那是某老板的，你看他们的房子，装修得多好呀。进了丛福奎家，小徐道，你再看看我们丛老板的房，狗屁不是。人家某老板儿子做生意，有的是钱，装修当然好了。我到丛家四周看了看，什么也没有，原来房子刚装修好，里面还没有家具设备。小徐说，我们准备给

丛老板买东西。小徐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他带我来的意思了,我问要多少,小徐说,就5万吧。”

小徐拿到这5万元,让司机拿1万块钱去沧州某单位购买家具,另4万元则委托一个朋友去买了5台空调:4台海尔分体机,1台柜式机。后来安装时,因为柜式机与房间的线路不匹配,就用它又换了2台分体的海尔空调。

王某交代说:“那天晚上,丛福奎对我说,他最讨厌、最恨贪官。河北腐败严重,我在河北投资,千万要慎重。那些贪官,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老天会收拾他们的!”

小徐在王某面前说起其他省级领导的问题,以及丛本人在王某面前一边收钱一边恶狠狠地咒骂别的贪官,是有其事实依据和心理根源的。丛福奎原在黑龙江工作,正因为工作较为廉勤,才逐渐得到提拔,可是,当他到河北工作后,发现这里的一些干部腐败得出乎他的预料。如程维高等(还有其他)领导,三天两头在台上讲“三讲”,振振有辞地谈反腐败,可私底下,却纵容子女经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简直就是腐败得“路人皆知”。然而,由于程维高等人在河北一手遮天,根本无人监督,无人对他的腐败行为进行制约。更可笑的是,这种人竟然在河北主宰了10年,他都用了些什么干部?他自己腐败,用的干部自然也少不了腐败。你要想再靠廉勤获得进步,就显得幼稚可笑了。所以,在丛福奎看来,当时的河北政坛比黑龙江黑、脏,让他一天一天感到失望。

与之相伴的,还有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失望。1995年,丛福奎从黑龙江调河北,中央下文是副省长,名列常务副省长之后。当时的常务副省长已60岁,而丛福奎才53岁,丛的干劲可想而知。当时,丛及秘书都住在河北迎宾宾馆,丛每天工作到后半夜才休息,而且在到河北很短时间内,跑遍了河北所有的市,并深

人到许多县、乡、村,连秘书和司机都觉得工作非常辛苦,非常累人。他当时主管计委和对外开放,抓得很具体。1995年10月,河北省召开党代会,丛顺利当选为河北省常委、常务副省长。虽然工作量大了,但他的热情不减反增。1996年5月,河北省给他分配了住房,但每天下班后,他都让秘书把要批的文件及参阅资料给他装在大文件袋里,让他回家继续工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之前,丛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呼声很高。可是,这年10月,丛竟然落选了。这个候补委员对他意义重大,因为当时省委书记和省长年龄都大了,要想接上班,必须有一个候补委员垫底。况且,这时的两位省委副书记,还有石家庄市委书记都是中央候补委员。丛的落选,意味着在前途方面落后了别人一大步。1998年9月,程维高年龄大,被免去省委书记,改任省人大主任。省长继任省委书记,而省长竟是上面下派的,丛福奎的机会被占去了。于是,他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告诉秘书说:今后大礼拜尽量别给他安排会议、公务活动,《劳动法》有规定,该休息就得休息。

可以说,丛福奎政治上的失落以及对现实的不满,进一步催化了其腐败心理。政治上的失意使他觉得应该在经济上获得补偿。当然,再怎么补偿,他都觉得别人亏欠了自己,于是他怨天尤人,并用佛语(他信佛)对别人的腐败行径进行诅咒:“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老天爷迟早要收拾他们的!”这是丛福奎对程维高等人下的咒语(当然他没料到受到查处的也包括他自己)。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丛福奎案的开庭与宣判时间差问题。2001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披露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并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给予原河北省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新华社张家口2002年2月28

日电：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开庭，公开审理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涉嫌受贿一案。据检察机关指控，1996年4月至2000年6月间，丛福奎利用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多次索取、非法收受大量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特别严重。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有关证据，丛福奎委托的律师为其作了辩护。各界群众100余人旁听了法庭的审理。据悉，法庭将继续依法进行调查和辩论，庭审结束后合议庭还将进行评议，并择期公开宣判。然而，此后二审的消息迟迟未到，人们一等就等了一年多。许多人开始猜测，是不是案件又遇到了新问题？是不是丛福奎又有立功表现？是不是他在得知自己要被判死刑之际，突然拿出了举报更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的杀手锏？

果然，直到2003年4月29日，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丛福奎受贿案依法作出二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丛福奎死刑，缓期2年执行。丛福奎的命保住了。保住命的理由也很微妙：“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能主动坦白部分犯罪事实，且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及本案其他情节。”这里没有提到“立功”，而是“本案其他情节”。

三个月后，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程维高问题。

第二“刀”：心腹秘书李真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

程维高身败名裂，是从他的两任秘书犯事开始的。他在河北的两任秘书都不是简单的角色。一位下海经商，做起了“红顶商人”，梦想着做一位亿万富豪；一位在官场上三步并作两步走，七年之内从一般干部升到正厅级高官，并且做着国务院副总理的光荣梦想（已被列入省部级后备干部）。

大约在25岁的时候，李真离开老家张家口，在北京呆了相当一段时间。据李真的家人介绍说是一个他们叫“杨伯伯”的给

他引了路,随后带来了一步步的变化。28岁的李真当上了副省长的秘书,30岁时又任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成为“河北第一秘”。李真对办案人员说,他身为省委书记的秘书,说话绝对比一般的副省长管用,真的。经李真运作上台的厅级干部达几十人。因此,河北省“二书记”的名头并不虚假。



李真

李真的父亲1937年参加革命,属于“抗日干部”。由延安派往东北过程中受阻,后留在张家口。1994年离休时,职务是张家口市科委计量局副局长。在李真的学校履历表上,对此也有明确记录。不过,李父那一批派往东北的干部,并非全部留在张家口,后来有相当部分陆续离开。被李家人叫做“杨伯伯”的,就是离开者之一,并且做到了东北某省省委书记位置。李杨两家再次比较密切地“走动起来”是在1986年左右。促成“走动起来”的原因是当时张家口市修市志,追溯并寻找1945年张家口解放时的历史人物,而那时任张家口市市长的“杨伯伯”是活着的最重要人物。张家口市派人前往东北请回“杨伯伯”,由于李父与杨曾经的同事之谊,在迎请的队伍中,有当时在张家口市经

委工作的李真。显然,李真的精明迅速地给“杨伯伯”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说,李真父亲在临终前,将李真托付给了这位“杨伯伯”,从此,李真跟他成了养父与养子关系。李真给“杨伯伯”做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工作,可以说是“见习秘书”。由于李真在“见习”期间表现不错,得到了“杨伯伯”的肯定。于是,杨一心要推荐他担任领导秘书,为他的仕途打开通道。

张家口修志后,“杨伯伯”所在的省份,有一批去日本学习技工的名额,李真要求经委派他参加这一出国学习班,这一要求在张家口市经委即被拒绝。李真与经委主任发生直接冲突,谁也不让谁,最后到了需要由市长来决断的地步,结果仍然是被拒绝。

随后,强硬的李真遭遇命运的第一次打击。市经委将他调离,调至张家口一家油漆厂搞供销。不过,李真并没有在油漆厂上一天班,他“不辞而别”。1987年前后到达北京的李真,向同事提供的解释是“做生意”,这是一个谁也未必相信与在意的解释。目前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杨伯伯”在这一期间给予李真最大可能的帮助。果然,李真获得了从张家口调往石家庄的机会,而且最初确定的位置就是省政府秘书。

从北京回来,因时机不成熟,李真先在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一年后,空缺来了,他进入了省政府办公厅,成为副省长的秘书。

从副省长秘书走向省委书记秘书的通道,则是他自己打开的,那就是他在做副省长秘书期间与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吴庆五交好,关系很铁。然后,李真劝其下海,由自己顶上。李真说:“下海后,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从此,两人更是利用“一政一商”的关系狼狈为奸,数以千万

计的国有资产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流入了个人私囊。

现年 75 岁的老干部，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讲了这样一件事：1993 年 10 月份，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张铁梦从银行里贷出 5000 万元，钱在他自己的公司稍作停留，相当部分马上流转到了吴庆五和李真的手上。检察机关发现张某有逃逸的可能，于是对其立案批捕。刘善祥说，他当时要求一查到底，因为案子涉及到李真，他就几次找到程维高，想把李真先从程身边调开，方便调查。为了说服程维高，他最后一次找程维高，还专门拉上当时的一位省委副书记作为见证人，但程维高仍然不听。

刘善祥心里想的是，查省委书记身边的人不太方便，如能把李真调开，就可以放手查他了。同时，刘善祥以“涉嫌挪用公款 100 万”为由，通知省检察院拘捕了张铁梦。后来他判断说，这一招对程维高、李真的震动很大，因为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程维高认为查李真就是查他；为了保李真，要千方百计地把案子压下来。在程维高频频施压下，省检察院放了张铁梦。为防止刘善祥以后再纠缠此事，1993 年 8 月，在刘善祥因病住院期间，程维高授意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一次“案卷分析会”，会上作出结论：“100 万元公款不属于挪用，对张铁梦不予追究。”后来，张铁梦远逃国外，李真则毫发无损，国家却蒙受了重大损失。

这年年底，程维高就跑到北京活动，说刘善祥身体不好，不能再工作了，多次主动要求退下。1994 年 7 月，在北戴河省委工作会议上，程维高发动突然袭击，宣布了对刘善祥的免职决定。而理由连刘本人都不知：“因身体有病，多次向中央要求退休。”

刘善祥当场就与程维高发生了严重冲突：“你这方法太不正当！我们无非就是在工作中存在不同看法，你这是想堵我的